

# 六家文選

WA 35

20

17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一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集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雜擬下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索陽源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

衛率及兇劭行篡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游俠分義之事倣象也善曰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劭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良曰遊俠之人佩劍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捷貌五

陵漢帝陵豪傑所居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陂北眺五陵

秦地天下樞



明治十年購求



八方湊才賢

向曰樞要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

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

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

少年

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

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

翰曰負

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

書游使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

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

傾國

濟曰藉藉諠盛貌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

傾國鄠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藉藉如此鄭

五侯竟書幣

羣公亟為言

良曰古人相問必為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

徒茂陵衛將軍言於帝曰解家貧不堪徙上曰布衣能使將軍為言

此其家不貧也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

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

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

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絃

善曰義分則分

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絮若清水嚴若秋霜應劭

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

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音先叶韻銑曰池陽汾陰二縣名

諾何能坐相捐

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

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

濟曰影死節信

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

良曰嗟歎務遠也遠圖志也

人明知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

但營身意

遂豈校耳目前

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



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  
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俠烈良**

有聞古來共知然  
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倣古一首**

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言也 善曰許猶問也漢書曰司

**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濟曰諄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

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

戎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善曰將

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結**

**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善曰莊子曰車軌結

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贊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

**四**

**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

**同**

銑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

**夕寐北**

**河陰夢還甘泉宮**

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還甘泉宮歸見君也善曰史記曰秦惠

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

**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

乃知之也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

**劉休玄**

良曰沈約宋書云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少好學有文才後進侍中司空

為藥所毒時年二十三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

兗弒立以為中軍將軍出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敘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

向曰眇眇遠也遙遙心不安貌善曰楚詞曰路眇眇之

氏傳童謠曰遠哉遙遙

**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京里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人而塵草生善曰曹植曹

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寒蠶將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濟曰寒蠶水鳥也言

寒蠶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善曰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蠶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蠶水鳥哀猶愛也芳

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

思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哀暮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

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向曰江南調采蓮曲

也子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卧

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縑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縑帛之黑色言晝夜坐卧唯見此而已

善曰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

善曰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爲容明鏡闇不治願垂薄暮景

照妾桑榆時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年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曰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

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良曰此篇爲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謁曾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向曰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謁蓋也曾闕高闕玉宇以玉飾屋也延引也善曰鄭玄詩箋曰曾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王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結思

想伊人沈憂懷明發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誰謂客行久屢見流芳歇

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

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欲就君河廣

山高不可逾越而至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詩一首

和琅邪王依古詩一首



王僧達濟曰依亦擬也

少年好馳俠旅官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評善本

作興亡言良曰官學踐歷詳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善曰楚

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計與信通易隆周為數澤皇漢成山

樊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數澤山樊樊林也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數澤西都賓

日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久沒離宮地安

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識壽陵園善曰甘泉賦曰遙遙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

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

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

魂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善曰郭象莊子注曰待隱

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聖賢良已矣抱命

復何怨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為怨嗟乎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

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 擬古三首

鮑明遠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善曰史記曰趙

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也

也七發曰馳騁角逐也也服盛箭器彫畫也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龜為豹頭及帶身

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轆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弩

謂之服弓謂之轆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弩

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

平道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操手桑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朝遊鴈門上

暮還樓煩宿濟曰鴈門郡名樓煩縣名善曰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也石梁有餘勁



鷲雀無全目

良曰宋景公使弓人造弓弓成公登武園之臺射之逾於彭城矢有餘勁飲羽於石梁也吳賀與羿

北遊有一雀賀使羿射左目而誤中右目終身恨之善曰闕子曰

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

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

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逆勁猶飲

于石梁帝王卅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

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

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藉留我一白

羽將以分符

善本作竹虎字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

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善曰白

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

三使竹符五也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

善曰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

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

朱中衣也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也諸侯之卿唯楚令尹

顧眷也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謙詩曰顧我賢主曰晏罷

人臣讀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

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

善本作善本亦何懼濟曰宗族鄉黨皆侍其勢而生光榮

賓僕遠慕也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善曰南國有儒

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生迷方獨淪誤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道術士迷方

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伐

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

木清江湄設置守兔也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兔免狡兔

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

兮河水之清且漣漪兮又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又曰趯趯兔遇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

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

冠謂年



二十也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西都之宮也  
舍曰華嚴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四特側觀君子

論預見古人風魏志大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兩說窮

舌端五車摧筆鋒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

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 舍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 史記曰秦東園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親昭王為 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將 聞之謂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 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 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諸駁也魯當

白璧貺恥受聊城功向曰貺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 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為齊以書與燕將 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仲連不受之 舍曰韓詩外傳曰楚襄 王遣使者持金十斤曰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 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 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晚節從時善本作 世字務乘障遠和

戎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 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 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鄒李奇曰乘守也左 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解佩龍犀渠卷裘

奉盧弓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也秦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 奔筆從戎也 舍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 錫晉文侯 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濟曰始願為文力 未不知其終竟 舍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 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 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 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 山 舍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 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遑龍絕然又王逸曰遑龍山名

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銑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兩 楹之間人君聽政之處 舍

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優寒兮鄭玄禮記 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絃辰自為美當避豔

陽年銑曰茲辰謂冬時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豔陽桃李節

皎潔不成妍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 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舍曰



呂氏春秋曰仲  
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翰曰此言防  
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  
言闕高至雲 善曰鄴中記

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  
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

如髮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髮

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  
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行月向曰覺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琬王也題椽  
頭也言月過簷頭琬題納引其光也 善曰西京賦曰雕楹

玉帛繡栢雲楣甘泉賦  
曰珍臺間館琬題王英

欽木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

中人善歌故徵之 善曰蓬壺二山  
名溟渤二海名齊代邛越四地名

明發翰曰言陳鍾樂笙歌陪夜讌至於明發也 善曰楚辭曰陳  
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

儀禮曰歌魚麗笙由  
庚明發已見上文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

漏山阿善本作  
河字絲淚毀金骨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  
重少身意歡會亦有盈歇蟻蚋

蟬也壤蟻穴土也漏謂因穴漏水山阿猶大隄也言大隄之敗在蟻  
穴之漏金骨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著 善曰列子西門子

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傳玄口銘  
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

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爲之傷毀也張  
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

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良曰器歆器也滿則覆是以惡  
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

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  
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

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  
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

智哉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衆多士服理辨昭昧末叶韻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  
官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

之明暗 善曰莊子舟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  
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



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也

### 效古一首

范彦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

下善曰雪千里已見上文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

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露重折樹迷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呂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

故號朝驅

善本作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良曰驅逐薄迫也左賢休屠皆戎狄之王號

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昔

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

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

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于壯士為嫖姚校尉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

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也

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

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

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

或作逗音豆

王之道日休明也

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也明也

###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古別離

善本作離別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

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

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鬼芳草寧共



氣而皆悅於鬼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  
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謂通方  
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  
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  
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  
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  
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復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  
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  
沈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竝善而已今作三  
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  
商摧云爾善本序與此同  
仍簡略更不錄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

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

塞故

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  
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

時還言未還也  
善曰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

向曰秋露下  
垂而團言時

節速變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  
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不惜蕙草晚所

悲道里寒

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  
行人道里寒也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

君行在天涯

善本作君  
在天一涯

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

不異瓊樹枝

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  
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善曰古

詩曰各在天一涯文曰與君生別離李陵  
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兔絲及水萍所寄

終不移

濟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  
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善曰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

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  
根於土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

從軍

陵

良曰此擬攜手上河梁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

良曰踟躕徘徊貌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良曰滋多也霰細雨也悠悠清川水

嘉魴得所薦

向曰悠悠流水自魴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也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

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

而我在萬里結友

善本作不相見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不得相見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袖中有

短書願寄雙飛鵲

善曰短書謂小書也鵲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善曰桓子新論曰

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

燕雙或為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飛許慎曰燕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班婕妤

詠扇

良曰此擬新裂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濟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取與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

母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絮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畫作秦王女乘鸞

向煙霧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慕之鸞亦鳳也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

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彩色世所重

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

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棄不用也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復賦曰華殿塵兮玉階

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已涼故零落在中路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銑曰飛閣高閣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

曰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風披開芙蓉之花善曰綠曹子建公謫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



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

善本作涯字 翰曰幽崖深岸也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

池水旋兔園曹植公燕詩曰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

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 善曰曹植 公燕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客從南楚來為我吹

參差淵魚猶伏涌

善本作 浦字

聽者未云疲

濟曰客席之所 尊也南楚者託

遠言也參差蕭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 殆乎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

誰思淵魚鱗魚也韓詩外傳 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

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 善曰陸機 今曰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肅肅

廣殿陰雀聲愁北林

向曰肅肅靜也廣殿陰謂日暮也雀 鳥之摠名愁北林將棲之時 善曰

莊子曰至 陰肅肅也

眾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統曰言歡宴之賓 既散將何以安慰

我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 邑清晨復來還季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翰曰擬贈丁 儀王祭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吝千金璧

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 丁儀王祭等恪情也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愷情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雙闕

拍馳道朱宮羅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 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善曰

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天馳道已見上文傳玄 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從容冰

井臺清池映華薄

統曰魏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 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 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先秋落

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初秋也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也

朝與佳人

期日夕望青閣

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善曰 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期夕殊不來

曹子建美女篇 曰青樓臨大路

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良曰褰舉摘 取徙倚移行

貌蕙若香草也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

眷

我二三子辭義麗金腹

鳥郭切向曰一三子謂丁儀王祭 等金腹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



自相彫飾而為美麗 善曰曹子建贈一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  
斛朝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  
曰腹善 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 銑曰延陵聘上國過  
丹也 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  
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  
善曰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  
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處富不  
忘貧有道在葵藿 善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  
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  
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  
笑葵與 藿也

### 劉文學

感遇

### 楨

濟曰感恩也思  
其有幸遭遇

###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本作  
團圓字

### 霜露色

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  
凝貌 善曰言桂露霜

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  
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 霜露一何緊桂枝

### 生自直

向曰緊急也言霜露雖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 善  
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

### 緊急 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

銑曰大曰橘小曰柚  
果木名生於南國此自

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 善曰橘柚在南國珍  
湏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  
人儻欲我知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 翰曰謬誤也聖  
主謂文帝也言  
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 善曰洞簫  
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  
事相填委文 墨紛消散 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 濟曰丹彩猶恩  
勵自彫飾也 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  
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華月照方池列坐  
金殿側 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携坐於金殿之  
側 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 微臣固受賜  
鴻恩良未測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之大恩不可測度  
京賦曰洪恩  
素人心同結

### 王侍中

懷德

### 榮

銑曰懷德謂懷  
魏武帝之德

###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翰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  
京謂避亂荊州也 善曰王



象又曰遠身適荆蠻 既傷蔓草別方知秋 第杜情 濟

蔓草扶杜詩篇名傷時散於行旅也 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

遇時也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

秋之杜其葉萋萋王 嶠函復丘墟異闕緬縱橫 良曰嶠

事靡監我心傷悲 關及秦所造異闕皆化為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也 善曰嶠函嶠

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 向曰倚棹帳望之意涇渭二

權棹與 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 善本作 莖 向曰蟋蟀悲

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喻危脆也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蛸蛸者蜀燕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昔木

晚 鶻 貫益 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 銑曰鶻鶻水鳥名

謂鶻也淚已零悲亂也 善曰鶻鶻在幽草謂鶻鳴于垤鶻亦水鳥

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鶻鶻毛詩曰有芄

者孤率 去鄉二 善本作 十載幸遭天下平 翰曰載年也遭

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一場 賢主降嘉賞金貂

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

服玄纓 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侍中之異

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

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 城 良曰飛蓋車蓋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

幾何忽如水上萍 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

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汎 君子篤惠義

今無根王逸注曰自北蘋隨水浮汎乍東乍西 柯葉終不傾 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禮度則

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人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 福履既所綏

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千載垂令名 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善曰王

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

德之與也 嵇中散 言 康 濟曰言志言本有高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俗 善本作 塵 良曰言不受師教訓



曰嵇康幽憤詩曰侍愛肆姐不訓  
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

倫向曰宏大倫輩善曰左太  
冲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

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向曰戰匿也琅玕瓊實也

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

厲匿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高潔也善曰莊子老子

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

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周易曰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

青崗有天津王池傳玄擬

楚篇曰登崑崙救王池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鏡

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曰無累養德謂以道德

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

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刑者莫如

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之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

男子竟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曰曠哉宇宙

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積義入神以致用也

惠雲羅更四陳翰曰言天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

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文曰宙舟

輿新極覆也鸚鵡賦

曰冠雲霓而張羅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底身濟曰哲

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庶陰其身善曰毛詩大雅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

之流無爲任物自爲守真不枉

本性善曰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至也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自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向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實久相爲賓主矣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王侯得一以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計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

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

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銑曰咸

樂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擊鐘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

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康視之亦猶鳥聞鐘鼓之聲耳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

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飲

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

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

柳惠善言直道孫登庶知人

翰曰柳下惠以直道事人而三黜孫登隱者嘗謂康曰子才高識寡

難免今之世矣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繫故以登爲知人也善曰柳

下惠已見西征賦孫

登已見嵇康幽憤詩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濟曰謂

康寫幽

又見三十一卷

上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憤之懷未能遠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為戒也紳大帶也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懷籍

青鳥海上遊鸞音預斯蒿下飛良曰青鳥海鳥也鸞斯小鳥也海上蒿下寬隘不同

適性逍遙其致一也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鵬與鸞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捨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万里而圖南為北冥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万里尺鴟笑之曰彼且奚適也司馬彪曰鵬蟬也而而鵬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司馬彪曰鵬蟬也鸞鳩小鳥毛長詩傳曰鸞斯鸞居鵙居雅鳥也音豫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向沈謂蒿下浮謂海上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羽翼各有歸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鸞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飄颻可終年沉朗濳安是非日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飄颻可終年沉濳安是非日飄颻輕飛自可終年謂鸞斯也沈濳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不知其是非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終

列子曰信理者止是非莊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一是非也飄颻蒿下沉濳海上逍遙一也朝雲乘變化光

耀世所希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乘雲變化為其光色當代所希有善曰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

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

微濟曰炎帝之女游於東海弱而不返因化為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言此幽微之事難知也善曰阮籍清思賦曰

女娃聞於東海之濱而翻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張司空離華

秋月映善本作簾櫳懸光入丹墀良曰櫳檻墀堦也言月

幽房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

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向曰帷幔也蘭逕

絲謂蛛絲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瑟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空閨楚詞曰皇蘭彼徑



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  
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庭樹發

紅彩閨草含碧滋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

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綾綺

露惠信我皎日期濟曰湛湛露能開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

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述哀岳良口謂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白曰天機旋機運時之急速

美人歸重泉悽

愴無終畢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也悽愴悲傷也無終畢

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翰曰肅清猶寂寞也蕭瑟

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囂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曰言曰青

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也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濟曰弭止也言尋思哀念非但

撫衿悼寂寞恍然若有失

明月入綺窓騁騁想蕙質向曰騁騁想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善本作夢寐

夢寐復冥冥何由覲爾形翰曰冥冥

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濟曰北海營陵縣有道人能

令與死者相見同郡有人鑒

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

願垂湛

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

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

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

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婦已經數年乃敘見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平楚懷王遊高唐夢見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嫁而亡聞王遊高唐願薦枕席自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墜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朝雲駕

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

英良曰山墳銘碑也兩絕花落喻死而不還善曰毛詩曰鴛鴦賦曰何今日之兩絕

日月方代

序寢興何時平向曰言日月雖遠起卧思憶情猶未平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目也

陸平原官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爲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已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

明發眷桑梓

永歎懷密親

翰曰明發言發久至曙歎息懷密友近親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

曰鳴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

流念辭南蒞

音街怨別西津

濟曰蒞水

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曰蒞水涯也

馬遵淮泗

旦夕見梁陳

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

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

良曰服義服古人道

義上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厠於數人之閒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朱徽咸髦士長纓皆俊人

銑曰朱徽長纓皆侍臣之服

弗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弗者諸侯黃朱又曰弗太古徽滕之象徽與弗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

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善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

善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



子門名綢繆繆繆也踰越也言見顧過越於歲年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

然詩曰余固水鄉但役善本作多拱木宿草陵寒煙良

犯寒煙而已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

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遊子易感慨善本作躑躅還自憐

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慨歎躑躅不安自憐自哀也善

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懷自

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善曰三鳥者楚辭本蜀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

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善曰楚詞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今去鷗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

左記室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善曰韓伯休少立貞操隱長安市賣藥梅子真為南昌尉

後王莽執政乃變姓名為吳市門卒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

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為善本苦心魂善曰苦心魂自為淪隱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

曰人生惡死何為苦心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良

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也善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也善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也

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

海源也珪組賢君眇青紫明主恩善曰珪組青紫明主恩善曰珪組青紫明主恩善曰珪組青紫明主恩

主皆天子也眇顧恩惠也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賈誼位方尊善曰終軍武帝拜為謁者賈誼文帝拜為博士尊

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金張服貂冕許史

乘華軒善曰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史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王侯貴片議公



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齊曰片議謂婁敬議都而封奉

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疎廣疎受也善曰張景陽詩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

門羣公祖二疎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良曰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也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黃門雨苦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良曰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氣盛故

泉涌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水鶴巢層甍

山雲潤柱礎銑曰鶴水鳥也將陰即鳴曾高甍屋棟木也礎甍箋曰鶴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有渰善本作興春

節愁霖貫秋序翰曰有渰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渰興南岑

王仲宣有愁霖賦 變變涼葉奪戾戾颼風舉高譚善本作玩

四時索居慕儔侶濟曰變變猶漸也奪落戾慕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颼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儔侶也善曰楚辭曰溢颼風余亦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

青苔善本作苔字日夜黃芳蕤成宿楚良曰若草稍也蕤葉也宿

楚叢木也言青苔漸黃蕤成叢木歎歲月將盡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發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向曰慮思也一日思

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友人不來無以慰我久待之情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善曰臧荼緒晉書琨良曰此擬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

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善曰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九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秦趙值薄蝕

秦趙值薄蝕

秦趙值薄蝕



幽并逢虎據

翰曰秦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彈所據

喻威武之盛

善曰薄蝕虎據喻羣盜也京房易飛侯占曰凡日蝕

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

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靈寵愛故感動激發循此馳驅於軍戎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寵

三世左氏傳曰遠啓疆曰籠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朝曰

世亂則聖哲

馳驚而不足

雖無六奇術異與張韓遇

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與同三賢遇漢高也

善曰漢書曰

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稀凡六出奇

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

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也

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禹曰甯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桓公遇而舉之以爲曰官

善曰淮

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也高誘曰大田官也

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此是胃觸險難

善曰左氏傳

曰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

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之度量

善曰論語陽虎曰

今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日月逝矣盧諶贈崔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溫詩曰古人非所希

千里何

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善曰古有飲馬

長城窟行盧諶贈崔

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滿

善本作撫枕懷百

慮

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怨也

無百慮言不安卧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曰虎通曰

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

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

已改素

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

善曰劉琨重贈盧

收紅藻玄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善曰言太平之時

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

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真會冥冥也數曆數也孫子

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

九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郎中

交感

誠

盧郎中

交感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翰曰厦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臣也

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善曰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表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

濟世之功衆多之士

共佐天子之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孔績

眷顧成

綢繆迺與時髦匹

良曰諶言蒙琨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爲匹偶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

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

姻媾久不虧

善本作契闊豈但一

向曰姻媾謂謀昧嫁琨弟契闊謂同遭亂殺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也 善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答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

生但一已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銳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憂 善曰

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常慕先達梁觀古論得失

翰

梁簡也言我慕先達節操之人以觀得失則馬服信陵善曰梁志節也馮衍顯志序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也

馬服爲

趙將疆場

亦得清謚 善曰史

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魏圍而歸趙惠文王賜會號爲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

曰謚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良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秦聞公子在趙伐魏魏

王使使持上將軍印往請公子公子遂遍告諸侯各遣兵救魏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乘勝逐之至函谷秦兵不敢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

子毋忌爲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

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也 慨

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

向曰慨歎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

數無帷幄之謀而能從善遷變故云慙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

之爲其可以黃可以 黑高誘曰閔其化也

羈旅素舊京

善本作羈

感遇踰

善 作喻 琴瑟 銑曰言羈旅并州感現恩遇過於琴瑟之和 善曰字 盧諶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信持遇毛詩曰妻

子好合如 鼓琴瑟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翰曰杞梓美材也 自顧非美材勉力

之戒在無逸俗而已 善曰杞梓已見陸 韓卿贈內兄希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

更以畏友朋濫吹



乖名實

濟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齊王好  
吹竿善吹則祿之南郭處士因濫食祿此言無能濫任  
現下名過其實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竿南郭處士請為王  
吹竿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  
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文

郭弘農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良曰崦嵫山名靈草芝草也濱  
涯也奇石可食而安謂安期鍊

五色石是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  
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  
三山也 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向曰偃蹇綠高貌隱淪謂  
絕迹也駐留也精魄魂魄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  
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銑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  
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王

液謂玉膏也 善曰道人方術之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神仙傳  
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且人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  
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以出  
華泉楚詞曰沅玉液兮止沅河 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際

聲教燭冰天

濟曰軫車也薄迫燭照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  
言又軌聲教之盛迫照遠方 善曰禮記曰書同

文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  
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泂泂之野尚書曰朔南暨  
聲教於朔方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  
積冰高誘曰北方寒水所積因以為名積冰也 和惠頒上笏

恩渥浹下筵

良曰頒布也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  
大巨而恩渥遍浹於下席也 善曰禮記曰笏諸

侯以象顏延年觀北湖曰彼詩  
曰溫渥及輿隸和惠屬後庭

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  
從觀洛豈慕前君巡河之美 善曰尚書中侯曰天乙在亳東觀乎  
維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孝經  
鈞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

未宣

銑曰沫已也言我服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  
美化也 善曰服義已見上文沫亡貝切廣雅曰沫已也楚  
詞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  
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

謝光祿

遊郊莊

肅齡出郊際徒樂

善本作  
樂字

逗江陰

翰曰肅敬齡船也徒樂  
行樂也逗止也江陰江



北岸善曰楚詞曰乘舸舨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舸舨窓牖也徒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翠山方藹

藹青浦正沈沈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涼葉照沙

嶼秋榮冒水潯濟曰嶼水中山也秋葉黃故云照冒覆也潯水畔也善曰劉涓子吳都賦注曰嶼海中

州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潯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濟曰松橫生文曰潯水傍潯也

松架益危雲繫則山路增幽也善曰松枝可以為架故因謂之架焉靜然善本作點字鏡縣野四

睇亂曾岑濟曰鏡縣皆視也縣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

梁傳曰縣地千里氣清知鴈引露華識媛音雲裝信解黻

煙駕可辭金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媛音稍哀也雲裝可解黻辭榮以從之善曰雲裝雲衣也蒼頡始整丹泉術

終觀紫芳心向曰整信也丹泉丹鸞之泉飲之不死紫芳紫芝之飲丹鸞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行光自次

齋無使弱思侵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齋自在貌弱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

害善曰楚辭曰雲旗兮雷驚儵忽兮容糈

鮑參軍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翰曰豪士權勢之人在盈尺之璧以聘之亦不顧矣宵小也言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

執羈輕去鄉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也執羈謂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勒而徒勒音的去鄉已見上文孟冬郊祀

月殺氣起嚴霜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向曰不煖猶不煖軍士皆以冰為漿也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

晨上城皐坂磧磧皆

又受三一

又受三一

又受三一

又受三一

又受三一

又受三一

又受三一

又受三一



羊腸

向曰城皐坂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善曰薛綜

氏春秋注曰羊腸

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

銳曰寒陰

其山盤紆似羊腸

善曰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

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

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

翰曰徒衆稅舍倚

蒼蒼晉書也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園法言曰仲尼之

泉賦曰八荒鷦鷯不能飛文武伏川梁

濟曰鷦鷯鳥也

協今萬國諧

善曰樂緯曰鷦鷯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

自糾鍛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

識行藏

良曰錐殘也殘翻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

猶人也論衡曰能論一經爲儒生論語子謂顏

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

而爲樂也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

而行泠然而善旬有五日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

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

遣此弱喪情資

神任獨往

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

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

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

少失其故居爲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

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

曰獨往任自

然不復顧世

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

綠竹陰閑敞

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隈曲肆恣葩華也閑敞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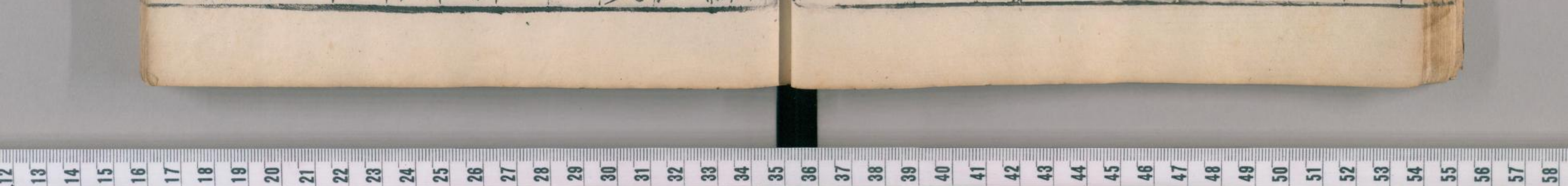
日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

開敞西征賦曰狀紫極之閑敞

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

向曰若若遠也寄意謂所

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屋椳也激射也鮮飈鮮絮





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勵 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

中詩曰客心非外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 翰曰至極獎小雅曰獎勵也 也極哉歎

之也有聖人汚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明也 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

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五難既灑落超

迹絕塵網 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精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絕去

世事 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也

殷東陽 興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 良曰萃聚蘊積也言凌晨觀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

績至道之真趣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雲

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明復與適我心者相遇 善曰莊子

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

銑曰青松喻真性秀美萼花惠媚喬高也 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 極眺清波

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 銑曰眺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

向拂衣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 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

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 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濟曰宰主

曰得性非外求 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

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遊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良曰衿心整齊也言信勞天

也善曰左氏傳商曰信矣莊子曰天不薄言遵郊衢揔

轡出臺省向曰衢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

語子曰善御者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

阿雲霞冠秋嶺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言時既清明

雲霞如冠戴於山善曰毛詩曰秋曰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

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

詩曰時菊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

動復歸有靜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舒舒

歸於靜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

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

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

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

也曾是迥桑榆歲暮從所秉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

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沒以

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

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良曰

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

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望塗皐端使匠石斲之聖盡而皐

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

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

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

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向曰苗五穀之苗臯澤也阡陌

田之封疆善曰歸去來曰登

東臯以舒嘯風俗通曰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銑曰言

南北曰吁東西曰陌

鋤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希月荷

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埴井之蛙日暮巾柴車路閭光已夕



翰曰巾飾也柴車龕車也闇夕皆夜也 善曰 歸人望煙火

稚子候檐廉隙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火而歸小子候

門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良曰問君謂自舉以問以

得紡績 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 但願桑麻成替月

如此開逕望三益 向曰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詡開

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 唯開蔣生逕永懷求年 善曰方言曰素

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 謝臨川遊靈運

江海經迴山嶠備盈缺 銑曰迴轉也嶠亦山也盈謂

入激浦兮途迴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

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日月盈

而缺者詘鄉尊宋均 玉璽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

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

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 善曰賞心已見上文楚辭

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訓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

詩曰息必 碧嶂 善本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濟曰碧王

廬霍期 也周流長遠自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沙因名焉 善

曰碧郭出碧之郭即玉山也已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

林賦曰步擱周流臨海記曰自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

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 音折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

而明 善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為之舌切 乳竇

既滴瀝丹井復寥泚 音血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

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評丹砂於經泉鮑照過銅山詩曰

寶夜洎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

王逸楚詞注曰沈 寥曠蕩空虛靜也 岳嶠轉奇秀岑峯還相蔽赤玉隱

瑤溪雲錦被沙汭 若拙反銑曰岳嶠岑峯並山勢不齊貌赤

五色如雲錦被於岸也 善曰說文曰岳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

曰萼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峯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玄賦



曰瞰瑶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

夜間往往啼朝見鼯鼠逝常

翰曰往往鳥名鼯鼠飛也逝往也善曰蜀都賦曰猩猩

氣候暖朱華陵善本作白雪

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幸遊建德鄉觀奇經

禹穴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奇異

名竟誰辨善本作圖史終磨滅

海滋銑曰佳水名海涯曰滋善曰楚詞曰桂水攝生貴

處順將為智者說善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

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眾人說莫與智者論

顏特進延之

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縣濟曰太微星宮名瑶光北斗柄

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比之正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

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疑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丘

人建國書案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

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瑶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

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揆曰榮書史相都麗聞見良曰揆度紫明也度日所損明

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尚書

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為都也列

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橈停冬

霰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橈椽霰雪

冥濛丹巘披葱蒨銑曰青林丹巘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葱

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



草也靈變異狀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  
陳思王靈芝篇善曰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氛**善本作**下輦降玄宴**善曰

上為陽而清澄亦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宰下輦成宴尚書**鴛鴦分衆隊**善曰**日盡都甸**善曰

鴛鴦謂馳目遠望雲城隊鄉隊也曬視也都邑甸郊也善曰案猶畿也穀梁傳曰案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遂倉頡篇曰曬曬視之貌  
**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善本作

**造瓊弁**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冠之飾也溢滿欄字  
造比也步謂謂長廊也善曰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王而朱組綴上林賦曰步闢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造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王纓未之服也

**禮登佇睿情樂闕延皇眄**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眄久也謂久留也  
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

**測思躋愉**善曰  
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延引也

**逸公牒懣浮賤**善曰  
向曰測深躋登愉樂懣懣也言天子賜深思得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懣其

**承榮重兼金**善本作榮  
重兼金善曰**巡華過盈瑱**善曰

**水薦**善曰  
之誦曰原田苒苒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手會淥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內**善曰  
而拙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

**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善曰  
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內今宿浙江湄

**淚猶在袂入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善曰  
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異隔豈惟古人有千里之曲乎善曰雲峯已見上文



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歇止也袂袖也阻風雪言當時也善曰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說文曰艦船頭也楚詞曰望沘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風雲既經時夜永豈

善本作起字懷思汎濫北湖游茗善本作亭南樓期湖游南樓期謂却敘前事也茗亭樓高貌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點翰詠

新賞開袞瑩所疑不決善曰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摘芳愛氣馥拾榮憐色滋色滋畏沃若

人事亦銷鑠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盛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灼約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謂輕薄

良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絕不相往來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向曰秉執

薄朋友道絕焉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劍迴挂於壘上子路無宿諾言執信不慙此二人善曰延州信謂挂劍也已見謝靈運廬陵墓下詩論語子曰子

路無宿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

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亂所思之志善曰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嘯嶮外銑思至海濱

濟曰嶮嶮二山名濱崖也善曰孔畢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嶮山剡縣有嶮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朝但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斤嶮他乎切覲子杳未偁簡款睇在何辰良曰杳遠偁見

嶮食證切子遠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偁見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雜珮雖

可贈疏華竟無陳向曰雜結也言結芳草為珮折疏麻之華以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已無陳心悄玄勞

見謝靈運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銑曰悄憂

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爾霽晴也臯江曲也善曰毛詩曰中解心悄悄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爰謝又曰馳騫乎江臯

解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

翰曰纜繼船索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

思也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訓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

煙景若離遠末響寄

瓊瑤

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桃報之瓊瑤謂書也善曰瓊瑤謂玉音也

王徵君

疾

徵

銑曰此詩被徵不

徵善本

窈藹瀟湘空翠礪澹無滋

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澹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

善曰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萍賦曰懷豐穰之滋潤

寂歷百草晦欬吸鷗鷄悲

寂歷開曠貌晦闇也欬吸猶俄頃鷗鷄鳥名悲鳴也善曰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欬

清陰往來遠月華散

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

銑曰清陰日也墀階矚對幌窓也汎瑟謂撫瑟

也遙遠也帷謂山中也善曰前墀已見上文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窓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

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緇

善曰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贖指贖也緇黑也

北

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

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也帝子娥皇女英蕩漾言隨波上下不可與

之結期善曰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漾焉可能也

悵然山中暮懷

痾屬此詩

良曰悵然失志貌言失志山中抱其痾疾而屬綴此詩善曰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詞曰幽獨處

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索太尉

從

淑

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立

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豐邑有粉社立遠也宋漢之

子孫故祭粉社之道可敬而遠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粉粉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粉粉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

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翰曰恭絜謂敬而祭絜清也祀祭祈求也言郊

遠也

天求明年之穀

善曰毛詩

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

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鳳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鳳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所行之川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



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翳華之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雲旆象漢從宸網擬星

懸良曰旆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宸網謂天子車上

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峒端以星懸

映秋山之處善曰朱擢以朱漆飾擢也蔡邕獨斷曰金鏤者馬

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沈衛天子也藹映也

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善曰羽衛辨詩測

京國履藉鑑都壘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

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

王律邑頌被丹絃考王律朱絃之樂善曰沈約宋書曰調

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稍懸司馬彪

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王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

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書大傳文軫薄桂海

日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

木芝陵波采水碧濟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芝別名碧玉光水

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水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岷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汜曰入之處言

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汜善曰神仙傳曰苦士謂盧敖曰吾

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

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陽谷次于濛汜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

得其性而止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

吹萬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

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

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大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一源其

張廷尉述綽



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照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天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天

**道喪涉千載**  
津梁誰能了銑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善曰莊子曰世喪

**思乘扶搖翰卓然**  
陵風矯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卓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翰

**靜觀尺捶義理足未嘗少**  
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博團也扶搖

**罔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也廣雅曰矯飛也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罔

**浪迹無蚩妍然**  
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也善曰蒼

**後君子道**  
領略略要也言理要之道異塗而歸一致也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

**一致南山有綺皓**  
林賦曰浪迹賴湄懷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  
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也

**薪火傳也**  
謂顏回曰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薪火傳也**  
薪火傳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相窮為薪而火傳焉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



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力用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洸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  
**物我俱忘**  
懷可以狎鷗鳥  
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已  
莊子曰吾嘗我郭象曰吾嘗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好鷗鳥者且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許徵君**

自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詢**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

善本作像字 向曰象法也張毅行年三十而患內熱病死是闇內治之幾微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兒之色遭饑虎之食男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善曰**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  
**一時排冥筌冷然空中賞**  
翰曰冥理筌迹也冷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

**休上人**

怨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

銑曰西北曰不周風楚客屈原也悠哉失志自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

**殊不來**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  
翰曰泛濫浮光貌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寶書為君掩**

**瑶琴詎能開**  
翰曰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也  
**善曰**王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至無與披翫也**

**瑶琴玉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縉封以金英之函

**檢以玄都之印**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

**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

**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

良曰膏燈也鑪香鑪言皆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善曰**沈滅而

**日鑪重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餘故謂**

**桂水日千里**  
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犀璠為鎖



因之平生懷

向曰桂水水名曰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善曰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興波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一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騷上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飈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天上官



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

帝高陽之苗裔兮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

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繆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

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朕皇考曰伯庸我屈為客卿因胤未之子孫思深而義厚也

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皇美也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父名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

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攝提貞于孟陬兮良曰太歲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提孟始貞正也于猶於也惟庚寅吾以降向曰庚寅日辰也正月為陬逸本注同

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

之日下皇鑒揆余于字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銑母之體皇鑒揆余于字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銑

皇考揆度肇始錫嘉善也言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皆合天地中正始賜我善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

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某日名余曰正則兮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也

字余曰靈均

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

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

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紛

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濟曰紛盛也內美謂忠貞也脩遠也

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巴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

離與辟芷兮

良曰扈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為幽也芷

紉

逸本作秋蘭以為佩汨筆余若將不及

良曰紉結也蘭草名秋而香佩飾也言已脩身清潔披香草以紉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逸曰紉索

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

水流恐年歲之不吾與

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得輔於君也逸曰言我念年命汨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朝搴阰之木蘭兮

毗



夕曄洲之宿莽

翰曰曄取也阼山名曄持也洲水中地也草經冬不死曰宿莽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

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固已終不能變易忠直也逸曰曄取也阼山名攬采也水神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

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翰曰淹久代改序次也言日月漂忽不久時節故其次序數人之年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齊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

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逸曰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也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

度

逸本作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也良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

度以從忠正之言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在

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

策

逸本作策乘寧騏驥以馳

騏驎兮來五導夫先路

尚曰騏驎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

路逸曰騏驎駿馬也以諭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銑曰三后謂湯禹文

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眾芳喻眾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眾賢所在故也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粹同曰粹眾芳喻眾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雜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

逸本作

夫蕙芷

昌改翰曰雜

也椒菌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芷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逸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紉索也蕙芷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芷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古

濟曰耿光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



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

以窘求步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

理之故身至滅亡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

觸陷阱至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夫字

隘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也言小人共為朋黨苟且為樂而不

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豈

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銑曰憚難皇君也敗績

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

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論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

武翰曰踵繼武迹也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異及先王

之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異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之德繼續先王之迹也詩曰履帝武敏言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齊曰荃香草也以喻君齊同也言

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逸曰荃香草也以

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

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

不能舍也良曰謇謇直言貌舍止也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

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謇謇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

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靈神脩長

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

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也初既與余

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遯移也言君

移本情而有他志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余既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不難

夫逸本無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難離別於君但惜君



信讒而數變易逸曰近日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

滋蘭之九畹遠於今又樹蕙之百畝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晚樹蕙也蘭

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逸曰滋時也十二畝為晚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時衆香脩行仁義勤

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與揭逸本作車兮雜杜衡與芳

芷良曰五十畝曰畦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積累衆芳自絮飾其德行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興五

十畝為畦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絮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

後峻字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向曰後茂盛貌言我盛願待成時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逸

曰異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

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

傷兮哀畹芳之蕪穢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

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

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

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

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含力兮憑不厭乎求索翰曰

也言衆在朝者皆競為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為求索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

位之人無有清絮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與善本心而嫉妬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已

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恕量度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

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絮使不得用也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

之所急良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

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

之不立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名名德而不能成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

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銑曰英華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  
 絜以合已之德逸曰墜墮也言已且飲香木之

苟余情其信姱瓜苦以

亦何傷翰曰苟且誇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雖長饑

誠也練簡也顓頊不飽臭也  
長顓頊飢而不飽亦無所傷

落葉濟曰擘持根本貫拾也薛

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  
緣本而生落墮也藥實負言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

其香草以約束於已也逸

終無懈已蹇逆本作蹇五法

所服前曰襲前代脩習道德之人

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

依彭咸之遺則

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  
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銑

逸本作  
人字  
生之多艱  
艱翰曰  
艱難

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

以幾居羈兮蹇

諫替廢也言我雖晉前聖人  
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尋

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嗜好

以替余以蕙纒思兮

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

芳蒞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其猶未愴也言忠信貞潔

五



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逸曰悔恨也言已  
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目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  
不悔恨也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逸本作人字心銑曰浩蕩

法度壞矣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眾人悲苦逸曰靈脩謂懷  
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  
其用心浩蕩驕放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眾女嫉余之蛾眉

兮謠諑謂余之逸本作以字善淫翰曰眾女論讒臣也蛾眉  
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逸曰眾女

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眾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

面面規矩而改錯會故濟曰面背也規矩法則也錯置也言

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  
敗國危政逸曰面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

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良曰周合也言背繩墨之直而

當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亡矣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

者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  
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

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忼忼鬱鬱

忼余侘加僚例丑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向曰忼鬱鬱

也侘僚失志貞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  
於當時逸曰忼憂貌也侘僚失志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僚住也

楚人名住曰僚言我所忼忼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寧溘

苦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銑曰溘奄也言我寧

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勢鳥逸李

不羣兮自前世逸本作代字而固然翰曰勢鳥鷹鷂之屬比

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  
逸曰勢執也謂能執服眾鳥鷹鷂之類也以諭忠正言勢鳥執志剛

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何方圓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濟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



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侯良曰抑案尤過攘除詬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取誅讒佞清朝廷也

今固前聖之所厚

厚哀也謂武王伐紂封比干墓者固乃前代聖人所

之不察兮

延佇乎吾將反

行迷之未遠

今馳椒丘且焉止息

修吾初服

蓉以為裳

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余佩之陸離

澤其糴糴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芳與

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王堅而有澤糴糴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

糴糴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芳與



也言我分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言已不見明

故疾反顧遠視去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良曰繽紛盛貌也

余獨好脩以為常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兮豈余心之何可字懲解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

申其罵予翰曰女類屈原婢也嬋媛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胡直以方逸本作身兮終然天平羽山逸本無之野古本反逸嬋媛

紛獨有此姱節向曰類數諫原云汝何博塞謬字而好脩兮謬字

室兮判獨離而不服銑曰資茅施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類言眾人皆體資茅之行盈滿於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翰曰屈原遭妙之罵困邪佞之惡不



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妒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

否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濟曰榮

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

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 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

歷茲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 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已

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 濟沅湘以南征

兮就重華而陳辭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 已行聖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

行就舜以陳說之 逸曰沅湘水名也重華舜名也帝繫曰舜叟生 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

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南行就舜陳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

康娛以自縱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

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 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不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翰曰圖謀也言太 康不思先王之業

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逸曰圖謀也言 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

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 羿淫遊 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濟曰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 又好射大狐犯天之孽以亡

其國 逸曰羿諸侯也田獵也封狐大狐也言 固亂流其鮮終

兮浞 又貪夫厥家 良曰浞寒浞羿相也厥其家妻也言 羿以夏襄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為荒

淫之行故為足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逸曰浞寒 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

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 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

以亂得政身即滅 澆 五 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

亡故言鮮終也 澆 弔 向曰澆寒浞子也彊圉多力貞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 以殺夏后相 逸曰澆寒浞子也彊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



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

顛隕

銑曰康安隕墜也言澆殺夏后相日安娛樂忘其過惡卒為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墜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泥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湯所誅

滅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言紂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伐之殷宗遂絕不得久長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

而莫差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湯夏禹周之六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循逸本作繩墨而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逸曰頗傾

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

私阿兮覽民

逸本作德焉錯七輔

良曰輔佐也言皇天無私視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分苟得用此下土

翰曰哲置苟誠也下土天下土也言人有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瞻前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而顧後兮相觀民

逸本作之計極

言視禹湯之興桀紂之亡極觀萬民忠佞之謀足以窮其姦邪逸曰顧視也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

人忠佞之謀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可任用者乎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非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

言人非義則德不

立非善則行不成

昭

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



未悔

向曰咎危也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意行猶未為悔

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不量鑿鑿而正枘

而正枘今固前脩以菹

醢

銑曰量度也鑿木孔枘入孔之木言工不度鑿之正而安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審君之賢愚而任則罪及其身

而見菹醢

逸曰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

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

會歎居歎余鬱悒兮哀朕時之

不當

翰曰言累益歎歎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

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日

擊如蕙以掩涕兮霑余

襟之浪浪

平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言已自傷之不悲故而失義也

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采更

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

正馬王虬以乘驚鳥兮溘埃風余上征良曰敷

也言我見上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以醢乃長跪布衽陳辭訴於天明我得比干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

龍鳳掩塵而上征虬龍也驚鳳類溘奄也逸曰敷布也耿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逸比

干執履忠直身以醢醢乃長跪布衽倪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曆天下以

慰已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蚪驚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驚鳥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王虬駕鳳車掩塵

埃而上征去離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

向曰朝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夕遠遊神仙之山逸曰朝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

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環

果兮日忽忽其將暮銑曰靈君也環門閭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閭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

衰老逸曰靈以喻君環門鑊也文如連環楚王之省閭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

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和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路漫漫其脩遠

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濟曰漫漫遠貌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然長遠不可遊遍吾方上下求索

賢人與已同志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飲

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良曰咸池日所浴也摠結也扶桑日所拂也

也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異得延年也逸曰咸池日所浴也摠結也扶桑日所拂也

始將行是謂馳驅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逸本作以相羊向曰若木在西極皆遊也言我折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也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

得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銑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也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也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清白之目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鸞皇為余先戒

兮雷師告我逸本作以未具雷師言君言我使仁智之士

先戒百官以適道而君怠墮告我以裝束未具也逸曰鸞皇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

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

日夜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賢者續以日夜

志續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音逆

風雲霓以喻佞人也御逐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

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逸曰回風

日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

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

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

下向曰紛亂也總總猶傳傳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紛然散亂而不可知

可知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

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







緯繡呼其難遷

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緯繡乖戾也言將通

忽為乖戾而難移 逸曰緯繡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

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

所居深僻 難遷徙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

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崦嵫山夕舍窮石朝沐洧盤言逐世之士遠

趣清絜 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

入于流沙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

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臣君 逸曰倨簡曰驕

侮慢曰傲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

以遊戲無事 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求

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禮敬不與事君當違弃此人改求賢者共

同志事君也 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

可與共事君來去 相弃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天乎

余乃下 逸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望 逸曰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娥國名佚美娥女契母簡狄喻貞賢也呂氏春秋云有娥美女為高

臺而飲食之言我望此高臺見美女思得與之事君 逸曰偃蹇高

自有娥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

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

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瑶臺 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

余以不好 向曰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讒

喻讒賊言我使鳩為媒以求簡狄其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 逸曰鳩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

惡其佻 他 巧 銳曰雄鳩多聲逝往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

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

適而不可 翰曰言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

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 鳳皇既受詒 異

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兮恐高辛之先我

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



魯先我而得之帝譽喻諸國賢君 逸曰高辛譽有天下號也帝繫  
曰高辛氏為帝譽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  
受禮遺將恐帝譽 欲遠進 逸本  
以先我得簡狄也 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 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  
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  
遊戲觀望 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向曰少  
以忘憂也 相之子寒浞殺之夏后相少康奔虞虞姚氏也以二女妻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澆復禹舊績此言遠遊微  
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止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 逸曰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  
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  
衆賢索必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 理弱而媒拙  
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

兮恐導言之不固 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  
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

回移 逸曰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 世 逸本作  
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溷濁而  
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翰曰溷濁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  
良蔽隱美行稱揚邪佞 逸曰再

言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羣 閨中既以 逸本無  
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以字 遂遠兮

哲王又不寤 濟曰閨中宮門中也遂深哲智寤覺也言宮中深  
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逸曰

小門謂之閨遂深也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遂遠忠  
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  
何況不智之君而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 逸  
以闇蔽固其宜也

無而 與此終古 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發發安能忍而與  
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 逸曰言我懷忠信  
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 索 瓊茅以筵 廷 筭 專 兮  
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

命靈氛為余占之 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  
人結草折竹卜曰筭靈氛古之善占者  
言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 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氛古明  
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

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 而慕之 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  
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脩行忠正慕已  
之德者 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  
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 思九

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 思九

二 卷之三

一



州之博太兮豈唯是其有女

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其寬博豈獨是楚國有

君臣可止乎 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太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

疑乎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

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何處獨無芳草之君汝獨懷故君不去 逸曰爾女

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 世 逸本幽昧以眩

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良曰眩曜惑亂也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

之乎原以此答靈氛難去之辭也 逸曰眩曜惑亂猶屈原答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 民 逸本作 好 去 惡 故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

獨異

向曰好愛憎惡也黨鄉黨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也 逸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

所好惡其性不同 此楚國尤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

平 今謂幽蘭其不

可佩

銑曰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言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逸曰艾白蒿也盈滿

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 覽察草

木其猶未得兮豈理

貞 美之能當 翰曰覽理理王也言楚人視草木猶

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王之臧否而當之乎王喻忠貞言忠貞難知也 逸曰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曜照言時

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王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蘇糞壤以充幃

暉 今謂申椒其不芳 濟曰蘇取充滿也幃香囊言取

糞壤滿香袋而帶之及謂申椒臭而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 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王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

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

而狐疑

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棄忠貞也 逸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

所 而要之 向曰巫咸古神巫

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 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

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 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



竝迎

銑曰翳蔽也九疑舜所葬之山續衆多兒言巫咸得已椒糈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

已之志

逸曰翳蔽也續盛兒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已之志

剡剡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我夫當吉

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

今求矩矱

之所同

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共爲治此巫咸之言

逸曰矩矱也上謂君下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求明君下索

而能調

命求合已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湯禹儼而求合

今摯咎繇

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

苟中情其好脩兮

又字何必用夫行媒

喻左右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絜則明君且當舉則何必須左右之逢

逸曰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

賢君自舉用之不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

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

嚴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

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

用大興爲

殷高宗

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

避紂之亂鼓刀爲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竟立大功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

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爲師

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飯牛於齊門扣牛角而歌桓公聞

而舉之用以爲卿備輔佐也

逸曰甯戚衛人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

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

之知其賢舉用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時亦猶而

央

良曰晏晚央盡也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以成

德化然時未盡異同三賢之遭遇也

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

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異及年未晏晚以

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羈

弟鳩杜之



先鳴兮使夫

逸本無夫字

百草

逸本有為字

之不芳

向曰鸛鳴鳥名秋分

前鳴則草木凋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逸曰鸛鳴一名買鵲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鸛鳴為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

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何瓊珮之偃蹇兮衆

愛然而蔽之 銑曰瓊王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衆小人也

逸曰偃蹇衆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愛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

兮恐嫉妬而折之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嫉我正直而必挫折 逸曰信

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嫉我正直欲必挫折而敗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

可以淹留

濟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可久留宜速去也 逸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

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逸曰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

有蕭子向曰昔芳草今為艾者言明智之士皆佯愚也逸本有也字逸曰言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銑曰言明智之士佯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

脩繫之士而自損害

逸曰言士人所以變旨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

余以蘭為可恃

兮羌無實而容長

翰曰蘭懷王弟也恃怙羌乃也言我蘭為可恃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 逸

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

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

逸本作引字

乎衆芳

濟曰言子蘭棄其美質隨

俗諂佞苟且列於衆賢之位也 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椒

專佞以慢諂兮

殺 又欲充其佩幃

音揮良曰椒楚大夫

子椒也諂淫也椒茱萸以椒而非幃香囊也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 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諂淫也椒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

既干進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向曰干求也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

人之能敬而舉之 逸曰干求也祇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

俗之流從逸本作兮又孰能無變化銑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逸曰言特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變節若此而況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 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

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奔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

菲而難虧兮芬芳逸本作芬至至今猶未沫亡貝良曰

也言已芳菲之盛誠難損歇雖遭奔逐至今猶未已也 逸曰虧歇也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誠歎虧歇至今尚未已也和調

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向曰汝同志人也 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

且徐浮游以求同志也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

上下銑曰言脩飾及成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逸曰上謂君下謂臣也靈氛既

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翰曰歷選也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曰吾將去君而遠行折瓊枝以爲

羞兮精瓊靡音張以爲糧音張也言我將遠行折取瓊枝以代脯

脂擣玉屑以爲糧取其清潔而延壽 逸曰羞脯也精鑿也靡屑也張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爲脯脂精鑿玉屑以爲儲糧飲食香絜異以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良曰飛龍喻延年也 道瑤王名象

牙也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爲車 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王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王而世俗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向曰離莫識也 別也言

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道五道

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銑曰遠轉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而流行



以求所安 逸曰還轉也楚人名轉為還言已殺去楚國遠 揚本

有志 雲霓之晡 晡今鳴玉鸞之啾啾 虹也畫之於旌旗

晡 晡旌旗蔽日貌玉馬珮也鸞車鈴也啾啾鈴珮之聲言我去國亦

守節度而行 逸曰揚披也晡晡翁鬱陰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

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 朝發朝

之翁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朝發朝

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濟曰軻車輪也東極曰天津

夕至西極順天道也 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

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

疾 鳳皇紛 翼字 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良曰言

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 逸曰翼翼也旂旗

也畫龍蛇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來隨我車

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

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

容與 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 逸曰流沙沙

遊戲負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

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絜自洒飾也 麾蛟龍使梁津兮

相接 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言我招

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

度萬人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翰曰言遊

之厄 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

也 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

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

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及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

為期 濟曰不周山名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而左

左 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

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

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 屯余車 逸本有 千乘兮齊王

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 屯余車 其字 千乘兮齊王

軼大 而並馳 良曰屯聚乘車也軼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

於已所在可馳走 逸曰屯陳也軼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

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

駕八龍之婉婉 阮於今載雲旗之逶迤 逸本作委移字

向曰八龍八節



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貌逸曰婉婉龍貌言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製御抑志而弭節

今神高馳之邈邈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接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逸曰邈邈

遠貞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以愉樂

翰曰九歌禹湯樂名韶舜樂名言我之德可輔舜禹以致太平然不遇其時故假借其曰奏此樂以自愉樂而已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尚書曰蕭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愉樂而已

陟外皇之赫戲

平今忽臨睨

計五夫舊

鄉

濟曰陟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言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睨視也舊鄉楚國也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外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僕夫

悲余馬懷兮蜷局

負局

而

不行

良曰僕御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

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義自明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

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忘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已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向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時代

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眾人無

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銑曰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共行美政我將自沈於水從彭咸所居之處

逸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患見俗人祭祀

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

否極取為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逾兮上皇

向曰穆敬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

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劍兮玉珥

玉珥劍鐔也璆琳琅玕皆玉名以之爲珥璆然而鳴逸曰撫持也璆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琅玕皆美玉名也璆佩聲也詩曰佩玉璆璆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璆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璆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瑶席兮玉瑱鎮盍將把兮瓊芳

濟曰言已脩潔以瑤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瓊芳

枝以爲芳香皆取美潔也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瓊芳枝以爲香蕙肴烝兮蘭藉夜奠桂酒兮椒漿

良曰以蕙草烝肉以蘭藉飯食以桂

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椒皆香美木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揚枹

浮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銑曰揚舉也枹

鼓杖也拊擊也疏希浩大也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靈偃蹇兮姱

服芳菲菲兮滿堂

向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姱好也菲菲香氣也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姱好也服飾也服飾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姱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

會君欣欣兮樂康

翰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之音紛盛貌樂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

言脩潔酒食極陳鼓樂神尚歡欣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故棄以至危苦也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歌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欲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蹠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華采五色也靈巫也連蹠導引神貌爛光也昭昭明也央極也

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也 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蹠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蹠神則歡喜安留見止

月兮齊光

銑曰蹠辭也憺安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 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天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翱游周章往來迅疾貌 逸曰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

皇兮既降焱

必遠舉兮雲中

翰曰靈謂靈神也皇皇美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既降饗飲食焱然遠舉復還其居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迅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濟曰窮極也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謂靈神以喻君也忡忡憂也

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逸曰君謂雲神憺憺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憺憺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銑曰君湘水神也夷猶猶豫也蹇語辭也言神



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逸  
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峻岨故其  
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  
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  
洲乎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苦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美要眇  
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妙兮宜脩沛**賴普**吾乘兮桂舟**向曰要眇好貌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  
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逸曰要眇好貌也  
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  
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  
**安流**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  
涂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歸**逸本作歸字**來吹參差兮誰思**良曰夫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連**吾道兮洞庭**良曰征行連轉也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連轉也洞庭太湖也

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采芣**逸本作承字**全橈**而**兮蘭旗**逸本作旌字**拍兮蕙**蘭香皆草拍搏壁也橈楫也  
原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楫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清有如此也逸曰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櫂蘭為旌旆動以香潔自脩飾也  
**望沅陽**向曰沅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誠於君側與君感悟復命我也逸曰沅陽者江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阿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已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媛愛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逸曰極已也女謂屈平姊女嬋也嬋媛牽引也言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貢之數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政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連**媛隱思君**良曰潺湲流貌涕洟也感女嬋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彌思君子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嬋之  
**兮排側**良曰潺湲流貌涕洟也感女嬋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彌思君子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嬋之



今蘭棧

例翊  
壺斤  
角丁

冰兮積雪

銑曰櫂楫也棧舩傍板也桂  
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

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

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向曰薜荔  
香草也生

不同兮

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翰曰爲婚姻者其心不同  
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

勞而已言人  
離絕也言已

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

石瀨兮淺淺牋

也逸曰賴  
流而下將有

淺淺流疾與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  
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終

無所登至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我

逸本  
作余  
以不

聞

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爲友而臣爲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爲不信則以爲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爲治後遂相背焉逸曰交

故更告我以  
間暇遂以疏

以不朝騁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銑曰朝喻盛也

已盛也澤曲  
安也渚水涯

曲曰臯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  
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

堂逸曰次  
鳥舍止我之

舍也過信爲次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  
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爲伍

置於江澧二  
王所以命臣

水之涯者翼君命已猶可以用也逸曰玦玉珮也先  
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離也佩瓊琚之屬

也言已雖具損玦佩置於

先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  
水涯翼君求已示有還意

采芳洲兮杜若將



以遺兮下女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已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

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向曰帝子謂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也眇眇好貌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也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鳥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眾人愁而賢者傷矣

白蘋

煩兮

逸本作登

騁望與

佳期兮夕張

去聲叶韻良曰蘋秋生草騁平也佳期謂湘夫神來此歡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謂湘夫人也

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歡饗之也鳥萃兮蘋中習何為兮

木上

濟曰萃集也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習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已志反覆失所也逸曰萃集也習魚網也

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習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沅有芷上

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逸曰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眾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荒忽兮遠望

觀流水兮潺湲

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也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

仿佛若存遠而望之

麋何食

逸本作

兮庭中蛟何為兮水

但見水流潺湲也

為字



裔翰曰麋獸名也蛟龍類也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

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逸曰麋獸名

馬兮江皋夕濟兮西逝時制切濟曰澤畔曰皋逝水涯也

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

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

之兮以荷蓋銑曰蓋次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

成堂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

棟兮蘭橈老辛夷楣眉兮藥角房藥曰桂香木蘭辛

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之飾逸曰以桂木為屋

罔薜荔棟以木蘭為橈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薜荔白芷也房室也

兮為帷擗晉覽蓮逸本作楊兮既張濟曰楊屋聯也薜

以爲帷帳擗折以爲屋聯盡張設於中也逸曰白玉兮為鎮

疏石蘭兮逸本無以為芳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

布陳也芷葺之兮荷屋繚了之兮以

杜衡銑曰芷杜衡皆香草繚縛束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

也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向曰百草皆香草

廡屋也言又以爲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為鄰也逸曰

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爲門廡也屈原生

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九疑續

兮竝迎去靈之來兮如雲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

紛如雲也逸曰九疑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疑捐余袂兮

江中遺余襟襟兮澧浦良曰袂袖也襟禮襟袖襦也皆事

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



無所用也故弃遣之逸曰袂衣袖也襟襟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咸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銑曰驟數也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皇明嘉靖丙午夏雕



南征

##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騷下

###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戶逸曰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

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

綠葉兮素枝

逸本作華字

芳菲菲兮襲

予

上聲向曰菲菲香氣襲及也皆喻懷忠絜也

逸曰夫符人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自有兮美子孫何為

逸本作以字

兮愁苦

翰曰夫凡也孫香

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司命星名

注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 逸曰夫人謂萬民也孫謂司命

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

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 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自成一濟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

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 入不言兮出不辭

良曰司 雲旗

良曰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悲莫悲

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銑曰喻已初近君而樂後 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

向曰言神 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

逸曰言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

兮雲之際

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天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 楊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

司命神也 九河天河也衝風暴風也咸池星名天池也晞乾也陽阿日行處也

言已願與神俱沐髮於咸池而乾之於日者共為清絜也喻已與君

俱行政教以治於國 逸曰咸池星名也蓋天池晞乾也詩云匪陽

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

已冀蒙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

良曰美人神也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

星 旗飛登于天撫掃彗星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

逸曰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九天

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 竦長劍兮擁幼艾

孫 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



逸本作  
荃字 獨宜兮為民正 良曰竦執也艾長也艾長也蓀香草  
護國之勿長如此則神實宜為天下萬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逸曰竦執也勿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劍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  
少使各得其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  
私善者祐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

### 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

翰曰言山鬼若在於山曲被帶

美草以為飾 逸曰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羅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衣之以薜荔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

窈窕

良曰言山鬼貌美既宜含睇又宜發笑子即山鬼也亦以慕我美行好姿故宜見其容也喻君初與已忠誠而用之矣睇

視也窈窕美貌 逸曰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貞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

兮結桂旗

濟曰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又以芳香草木為車旗者彌以自飾也 逸曰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 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有香潔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

芳馨兮遺所思

銑曰所思謂君也謂已被帶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 逸曰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所

思 絮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余

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力知切向曰幽深也

篁竹叢也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譏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逸曰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或曰幽篁竹林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表

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音 杳冥冥兮

暝晝晦

翰曰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郭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 濟曰杳深也晦暗也暝語辭也言

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 逸曰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 東

風飄兮神靈雨

濟曰東風至神靈應之沛然而雨也此因言陰陽相感而有風雨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

逸曰飄風自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留靈脩



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上聲 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除去

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

曰靈脩謂懷王也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砢兮

葛蔓蔓莫盤反叶韻銑曰芝草一歲三秀磊砢石貌蔓蔓葛貌

者衆也 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

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砢葛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

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 向曰公子謂子椒也子

之於君故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逸曰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逢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君思我 兮不得聞 音閑向曰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議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

兮然疑作 翰曰山中人原自謂也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

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 逸曰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

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

思我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

兮又夜鳴風颯颯 素 今木蕭蕭 濟曰填填雷聲冥冥

謔言也 良曰風颯颯喻政令煩也木蕭蕭喻人驚擾也 逸曰言

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猿猴號咷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

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於臣猿猴善鳴以興讒

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援

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 思公子兮徒離憂 良曰思子

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罹其憂愁也離羅也

逸曰言已恐子椒不見逢故遂憂愁也

山鬼 九章一首 翰曰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

與九歌同 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銑曰衰退也原言

少好奇服異行雖



年老而此心不退逸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帶長鋏頰

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五回反向曰長鋏劍名陸離

大貌逸曰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崔嵬高貌

也言已內備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

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逸本此有兮

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王名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

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逸曰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

月之珠寶璐美玉德實兼備吾方高馳而不顧濟曰顧世上如

行度清白溷亂也濁貪也駕青虬兮驂白螭濟曰願

逸曰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吾與重華游兮

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瑤之圃登崑崙兮殫玉英良曰重華舜也瑤圃王英皆

平代升清朝而食其祿也逸曰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

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銑曰言若得值於此

時而我年德異如是

於江湘向曰南夷謂楚也莫吾知謂莫知我也濟渡也

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明也濟度也言已也放

棄以明旦之時始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云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欽哀秋冬之緒風翰曰乘登也

顧楚都也欽歎也緒余也秋冬之風搖落萬物比之讒佞是以歎焉

逸曰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欽歎也緒余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

國嚮秋多北風愁而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方林濟

低捨也方林地名言馬壯車堅奔在山野喻才行方美不被任用也

逸曰低捨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皋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捨

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乘舲余上沅兮

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齊吳榜以擊汰音太良曰舲舲名也吳榜舲棹也汰

榜舲櫂也汰水波言已始去乘窻舲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

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

也舫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銑曰容與徐動

貌淹留也回水



回流也疑滯者戀楚國也逸曰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權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已疑惑有意還之者也朝發枉

渚兮夕宿辰陽向曰枉渚辰陽皆地名自傷去國日遠逸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止也辰時也苟逸本作余

陽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也苟逸本作余

心逸本無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翰曰原自解之辭誠也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害稱無害病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入漱浦余遭

迴逸本作今迷不知吾之所如旋也如往也至此迷惑思君之深也逸曰漱水名也迷惑也如之也言深林杳以冥

已思念楚國雖渚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狵之所居良曰冥冥暗貌援狵輕捷之獸喻

處也逸曰草木茂盛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銑曰日以喻君山以

危傾下幽晦以多雨銑曰言臣巧佞蔽于君德幽暗多雨喻

濕泥也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良曰霰雪無垠喻讒夫害政雲

承於宇喻佞人滿朝垠畔也霏霏雪貌逸曰涉冰凍之盛寒室屋

沉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

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

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

並進滿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逸曰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

逸曰遠離親戚而卒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逸曰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

苦而終窮逸曰愁思無聊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羸切

行良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剃也首頭也自刑其身避俗不仕桑

逸曰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忠不必用

去衣羸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忠不必用

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濟曰以亦用也伍子胥竭大

云逢殃逸曰伍子胥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比干殖莊

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比干殖莊

醢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立酒池長夜之飲斯朝涉剖孕婦比干

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與前世而皆然兮

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殖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

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殖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



逸曰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者吾又逸本此怨乎今之人銑曰言觀伍子胥比干則我亦何怨此自抑之辭也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向曰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亂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 涉江

#### 卜居一首

翰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辭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 屈平

#### 王逸注

#### 屈原既放三年

逸曰遠去郢都處山林也

#### 不得復見

逸曰道阻路遠所在無也

#### 智盡忠

逸曰建造策謀披胃心也

#### 蔽鄣於讒

逸曰遇諂佞也

#### 心煩意亂

逸曰

意憤悶也

#### 不知所從

逸曰迷惘也

#### 往

逸本作乃往

#### 見太卜鄭詹尹

濟曰

鄭詹尹卜者姓名也

逸曰詹尹工師姓名也

#### 曰余有所疑

逸曰意惑也願因先

#### 生決之

逸曰詹尹吉凶也

#### 詹尹乃端策拂龜

良曰策著也立著拂龜以展故也

整儀容也

#### 曰君將何以教之

銑曰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問其要也

#### 屈原曰吾寧悃悃

苦本

#### 款款

向曰悃款勤苦貌

#### 以忠乎

向曰朴質也

#### 將送往勞

去

#### 來斯無窮乎

向曰送往勞來隨俗高下也以此二事問其

所宜以下類此

逸曰追俗人也不困貧也

#### 寧誅鋏草茅以

逸曰

#### 力耕乎

逸曰刈蒿薈耕稼穡也

#### 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翰曰大人謂君之貴

幸者

逸曰事貴戚榮譽立也

####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逸曰諫君惡被刑戮也

#### 從俗富貴以媮生乎

俞

濟曰媮樂也

逸曰

#### 寧超然高



舉以保真乎逸曰讓官爵將足些贊慄栗斯喔

握伊伊需儒兒以事婦人乎銑曰足些言慄栗承顏

笑也以事婦人諂君之所寵者寧廉絜正直以自清乎逸

志如王也將突忽梯滑骨稽如脂如韋以絜結楹乎

向曰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如脂如韋能滑柔也絜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翰曰千里駒展才力也昂昂馬將泛泛若水

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翰曰水中鳧與

下也偷全軀苟自免也泛泛鳥浮貌寧與騏驥抗軛

乎將隨駑馬之迹乎濟曰騏驥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駑

逸曰冲天驅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良

安步徐也何去何從銑曰問詹尹吉凶之所從俗逸本作溷濁而

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向曰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

賂行近讒佞黃鐘毀弃瓦釜雷鳴翰曰黃鐘樂器喻禮樂之

者蘄衆也讒人高張去賢士無名濟曰高張居廟

朝堂身于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良曰嘿嘿不言貌

窮困也詹尹乃釋策而謝銑曰釋捨也謝辭也曰夫尺有

所短逸曰騏驥寸有所長逸曰雞鶴物有所不足逸

地虧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逸曰孔子數有所不逮向曰逮及

天不可神有所不通逸曰日不用君之心逸曰所行君

計量也之意逸曰遂龜策誠不能知逸本有此事逸曰不

志之



漁父一首

翰曰漁父避世而隱於漁者也原因之而敘焉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恠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

逸曰身斥逐也

游於江潭

逸曰戲水側也

行吟澤畔

逸曰履復荆

棘也顏色憔悴

逸曰奸黠黑也奸古旱切黠力遲切

形容枯槁

考逸曰癯瘦瘠也

漁

父見而問之

逸曰恠屈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

良曰三閭大夫原故

皆

謂其故官

何故至於斯

逸曰曷為遭此患也

屈原曰世

逸本有

皆

濁

逸曰衆貪鄙也

我獨清

逸曰忠潔已也

衆人皆醉

逸曰惑也

我獨醒

逸曰

廉自守也

是以見放耳

逸曰棄草野也

漁父曰

士言也

聖人不

凝滯於

萬字

物

逸曰不困辱其身也

而能與世推移

逸曰隨俗方圓

世

皆濁

逸曰人貪婪也

何不涴

其泥而揚其波

銑曰涴泥揚波

稍隨其流也

濁

其風與沉浮也

衆人皆醉

逸曰巧佞曲也

何不餽

其糟而

飲

昌音離向曰餽糟飲也

何故

歆

音離向曰餽糟飲也

其醕

音離向曰餽糟飲也

何故

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翰曰深思謂憂君與民也

屈原曰

吾聞之

逸曰受聖制也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濟

彈拂去其塵也

安能以身之察察

向曰察察潔白也

寧赴湘流葬

逸曰已清潔也

受物之汶汶

莫

者乎

向曰汶汶塵垢也

寧赴湘流葬

逸曰已清潔也

於江魚腹中

身消爛也

安能以皓皓之白

蒙世俗

之塵埃乎

翰曰皓白喻貞潔塵埃喻點污

漁父黃

板胡

爾而

笑鼓枳

例

而去

濟曰莞爾微笑也

鼓枳叩船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乃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纓而仕也滄浪水江名也

乃歌曰滄



逸曰喻世昭明沐浴陞朝滄浪之水逸本無濁兮可以濯我足銑曰濁喻亂世

可以抗足遠去逸曰遂去不復與言逸曰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宋玉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逸曰寒氣聊蕭瑟兮草木搖落

兮逸本無而變衰翰曰蕭瑟秋風貌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託言秋之為狀而盛述之

濟曰陰令促急風疾暴也華葉噴零肥潤去也形僚慄栗兮

水兮逸曰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逸曰族親別次血寥兮濟曰

寥兮逸曰族親別次血寥兮濟曰

而水清良曰潦雨水逸曰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憺悽

增欷銑曰憺悽悲痛貌欷泣歎薄寒之中人銑曰薄

傷我肌膚變顏色也愴愴廣恨今去故而就新向

也逸曰數遭貧士失職翰曰失職亡其財物也而志不

平逸曰心常憤廓落兮濟曰廓落空寂也羈旅而

無友生逸曰遠客寄惆悵兮良曰惆悵悲哀也而

私自憐逸曰自閔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

無聲銑曰言秋深也翩翩飛貌寂寞無聲也鴈噍噍

二又及三十三卷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卷』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



而南游兮逸曰雄雉和鷓鴣啁交晰而悲鳴向曰啁

皆聲也逸曰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穴處而懷懼

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翰曰申至宵夜征行也

也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時

豐豐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濟曰豐豐行貌過中謂漸衰暮也蹇

語辭也念已將老淹留草澤無所成者也逸曰年已過半日

悲憂窮戚兮過愁懼惶也獨處廓良曰廓空也謂已窮處於空澤者

也逸曰孤立有美一人兮良曰美人謂君也心不繹

特止居一方也去鄉離家兮逸曰背違邑里之他鄉也來

遠客銑曰遠客謂放江南也超逍遙兮銑曰超逍遙無所依也逸曰遠出

游逝離今焉薄銑曰焉何也薄此也專思君兮逸曰執心

壹意在不可化向曰化變也君不知兮逸曰聰明

胃臆也奈何逸曰頓囁難蓄怨兮積思逸曰結恨在心煩

惓惓兮忘食事翰曰惓惓也言思君煩憂忘其飲願一見

兮道余意良曰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君之心兮與余

異良曰君心以是為非故與余異車駕兮竭綺而歸不

得見兮心悲濟曰竭去也將去歸國而君不見察故心悲也倚

結軫零兮太息銑曰軫車牆木涕潸潸兮霑軾

銑曰潸潸涕流貌軾車上所憑慷慨絕兮不得中督莫亂

兮迷惑銑曰歎與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私自

憐兮何極翰曰自憐失志也極窮也心怲怲普兮諒直

翰曰然而心存諒直終日不足也怲怲心不足貌逸曰志行忠王無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時兮逸曰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竊獨悲此凜秋言秋

氣凜然而萬物搖落喻已為讒邪所害是以播遷故竊悲此也白露既下降百

草兮奄離被此梧楸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罹也既凋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

喻百姓材木喻賢人去白日之昭昭兮銑曰白

言放逐去君龍長夜之悠悠銑曰龍長夜謂因受覆

違離天明而湮沒也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向曰

而覆蔽也秋既先戒

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申重也

收恢台之孟夏兮濟曰夏以長物恢台長養

而嚴令刑罰刻峻而重深也然坎

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且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偽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

際而沈藏濟曰坎際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也

民無住足竄巖藪也楚人謂任曰際葉菸於芭邑而無色兮枝煩拏居

而交橫良曰言草木殘瘁也菸芭傷壞也煩拏擾亂也顏淫溢

而將罷兮銑曰顏容變易而蒼黑柯條糾錯而崩摧也柯彷彿無撫

也而將落兮翰曰惟思也紛糝

兮形銷鑠而瘵傷傷向曰前篇慘華葉既落瘵病也皆喻

立身體體焦枯惟其紛糝又而將落兮翰曰惟思也紛糝

被病久也恨其失時而無當翰曰又恨失其明

眾雜將或毀落驂轡而下節兮濟曰為此驂轡按

逸曰不值聖主而年老也聊逍遙以相佯逸曰且徐低徊以遊戲

也下節按節也歲忽忽而適盡兮恐余壽之弗將良曰忽忽運行



曰年歲逝往之若流  
懼我性命之不長也  
悼余生之不時兮  
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逸曰傷已

幼少後逢此世之狂王攘  
如羊銑曰狂王攘憂懼兒  
容與而獨倚兮  
向曰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  
蟋蟀鳴此

西堂  
逸曰自閑傷已與蟲並也  
心怵惕而震蕩兮  
驚動也通曰思

慮惕動沸何所憂之多方  
翰曰方猶端也逸曰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仰觀星宿不能  
而太息兮  
天懇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濟曰極至也



時兮得乾

向曰后土地也

逸曰

塊獨守此無澤兮仰

浮雲而永歎

平聲

翰曰言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

我何咎也

槐愬天語神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

七故切濟曰喻信詐偽弃忠正易置

禮法也錯置也

逸曰世人辯慧造詐偽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

讒佞滅二者殊

却騏驥而不乘兮

濟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

義不可不察也

策駑駘而取路

良曰喻疎賢才而親不肖也駑駘喻

當

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

銑曰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御謂御

馬者

逸曰家有稷契與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

而遠去

向曰言見君非好善之主而賢才皆避而遠去駒即

駒也跳走貌

奴走橫

鳬鴈皆喑

本有夫字

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

舉

翰曰喻不肖者食祿則賢人高舉而不留也喑鳥食也梁

米藻水草也

逸曰羣小在位食重祿賢者伏匿竄山谷

鑿而方枘

內

今吾固知其鉏

牀

鋸語而難入

濟曰若鑿圓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差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

由能進鉏鋸相距貌

逸曰正直邪枉行殊則所務不同若粉墨也

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

逸本有

遑遑而無所集

喻群邪皆有其位賢才竄逐獨無所託遑遑不得所

願銜枚而

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

銑曰我亦欲不言而自弃為昔者

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銜枚

所以止言者也渥厚也洽澤也

逸曰

太公九十乃顯榮兮

誠未遇其匹合

翰曰太公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

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已

所以弃逐者其行亦不與君意同也

謂騏驥兮安歸謂

鳳皇兮安棲

向曰騏驥安歸在於良樂自至安棲在於聖明

自喻時無知己也

棲梧桐食竹實也

變古易俗兮世衰

濟曰言代衰之時則必變古之法改常之道



為愚時  
闇惑也  
今之相者今舉肥濟曰將相士而用蓋舉肥美者不

逸曰不量才能視顏色也騏驥伏匿而不見今逸曰仁賢幽鳳皇高

飛而不下逸曰智者遠鳥獸猶知懷德兮逸曰慕歸亮

何云賢士之不處逸曰二老太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逸曰干木闔鳳亦不貪餒逸曰公歸文王也而妄食逸曰顏闔鑿君弃

遠而不察兮逸曰介推割雖願忠其焉得逸曰良曰皆喻

也餒食也欲寂漠逸曰自放也而絕端兮逸曰良曰寂寞

生至孝而被謗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逸曰言我將心不思於

愚而不言也獨悲愁其傷人兮逸曰思念纏憑逸本作

爾鬱鬱其何極逸曰向曰馮鬱鬱愁心滿結也極窮

招魂一首翰曰王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

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君冀其  
悟而還之  
逸曰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  
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  
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 宋玉

####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身服義而未沫音味濟曰朕我幼

為辭逸曰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絜沫已也言主此盛

德兮牽於俗而蕪穢良曰主守也言已主執仁義忠信之

得進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上

無所考此盛德兮長罹殃而愁苦銳曰上君也考察

校也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帝告巫陽向曰帝天

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翰



人即原也輔祐也 逸曰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王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 魂魄離散汝筮與之 其魂使復其精神 逸曰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 巫陽對曰掌夢 逸曰巫陽對天帝言招魂反其身 其命難 從 逸曰言无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也 若必筮予之恐後 謝 逸本 不能復用巫陽焉 濟曰陽對天帝云招魂者乃掌陽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懈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 逸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 乃下招曰 逸世忌解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 巫陽受天帝之命因 魂兮來歸 逸曰還歸 去君之恒幹 下招屈原之魂也 何為兮四方些 蘇賀切良曰君謂原也恒常幹體也言原魂者事之幹也言魂靈當扶人養人何為去君之常幹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之有別離命則賁零也或曰去君之恒

開弔里也楚人名里曰開也 捨 逸本作 君之樂處而罹彼不祥些 二銑捨去也罹羅也 逸曰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魂兮歸來東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眾惡也 方不可以託些 逸曰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 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 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求魂而食矣皆假立其惡而甚言之 逸曰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翰曰鑠融代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 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 翰曰謂熱也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毀魂往彼必見其以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逸曰言南方之俗其身必解 歸來 逸本作歸 不可以託些 逸曰言魂宜急來歸此爛也 題墨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 一良曰南方齒祀祭也醢肉醬也醢也題額也題額也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離盡其額齒牙盡黑常食龜蚌得人之肉用祭先 復







從朝至暮拔木九千株逸曰言有夫一身豺狼從恭目往

來先先所些些銑曰從豎也先先衆貌逸曰先先行聲也詩曰

欲啗人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向曰懸人之首以爲嬉樂

之嬉戲疲倦已後乃擲於深淵之底而棄也致命於帝然

後得眠逸本作此些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眠也

眠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逸本有此二句逸魂

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濟曰幽都謂地下后土所治處

下幽冥故土伯九約其角鬻鬻疑此良曰約屈也土伯

身九屈其角銛利而觸害人鬻鬻銛利貞逸曰土伯后土之侯伯

也約屈也鬻鬻角利貞也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鬻鬻

觸害人也敦朕妹血拇母逐人馯馯些銑曰敦厚也朕背

馯馯走貞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馯馯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汚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

些向曰參三也逸曰言土伯之頭其貞此皆甘又歸來

逸本更有歸來二字恐自遺災些翰曰甘人者食人以爲甘美遺與也

甘美往必自覓兮歸來入脩門些濟曰脩門郢城門使原之

害不旋踵激於君逸曰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工祝招君背行

先些良曰工祝良巫也君謂原言良巫背行在先君宜隨後逸

君倍道先行秦篝古齊縷鄭綿絡些銑曰篝落縷線也綿

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齊國之工纏繫之使好妙逸曰

綿纏也絡縛也言爲君嵬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縷鄭

國之工纏而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向曰言撰設招魂之具

以招君去逸曰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

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

以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反還也故古也言天地四

方多賊茲些翰曰言天地四方多賊害茲惡如上文所說者

皆傷害人君覓不可往也逸曰賊害茲惡也



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  
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也  
像設居逸本室

靜閒閑安些翰曰言為君於此造設室宇結像舊居清淨寬閑

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  
在之處清靜寬閑可安樂之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濟曰邃

檻欄屠重也軒檻樓上板  
逸曰宇屋也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

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  
異制且

鮮明也層臺累榭臨高山些良曰層累皆重也臺上有木

木謂之榭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  
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

連些銑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

木開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  
文朱丹其椽雕鏤綺木使方好也

室寒些向曰突夏重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居於深室之中

渠渠也夏室寒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  
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

復翰曰徑往復反也流潏潏些翰曰潏潏流負

源為川注潏為谷徑過也

敷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  
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

光風轉蕙汎汎崇蘭些濟曰言

氣轉汎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  
有光色轉搖也汎猶汎汎搖動兒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

木皆令有光元實蘭經堂入奧鳥朱塵筵些良曰與室也

蕙使之芬芳而益暢  
言風自蘭蕙經入於此矣

輦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  
筵謂承塵薄壁鼻延相連接也

砥室翠翹挂音卦善曲

瓊些銑曰以砥石為室取其平也又以翠羽相飾之曲瓊玉鉤也

玉鉤也言內掛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翹羽也結懸也曲瓊

羽離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儻室謂儻回曲房也

爛齊光些向曰言以珠翠飾被光色爛然相齊張些翰曰以

羽及與珠璣刻畫眾華  
其文爛然而同光明

阿拂壁羅幃儔張些翰曰以

壁之曲張羅帳於內何曲也幃帳也  
薄也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翦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於羅

幃輕且纂組祖綺縞結奇璜些濟曰纂組綬帶也縞練也

涼也



東王璜為其飾也 逸曰纂組綬類也璜王名也言幃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王璜為帳帷者也 室中之

觀多珍恠些 良曰恠異也 逸曰金玉為珍恠異為恠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好恠物無不畢具 蘭

高明燭 銑曰以蘭練膏取其香 華容備些 銑曰華容謂美人 逸曰容自也

此也 向曰又使好女十六人侍君冥宿君或歌之則遞代進矣射獸 亦遞代

二八歌鍾二肆也射獸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 十六侍君宴宿意有歇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 九侯

淑女多恠些 此 翰曰九國諸侯淑善之女其來迅疾眾多於 逸曰淑善也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

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 盛鬋 踐不同制實滿宮些 良曰鬋 心齊侯勝於眾人也 盛鬋 踐不同制實滿宮些 鬋也制

法也盛飾理鬋其制不同實滿於室中宮室也 逸曰宮猶室也爾 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共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髮下鬋形自詭

異不與眾同皆來 容態好比順彌世 逸本作 些 濟曰比密 實滿充後宮也 容態好比順彌世 代字 些 也彌猶次

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 逸曰態姿也比親也彌久也 言美女眾多其自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 弱

顏固植塞其有意些 銑曰固堅植志也塞正直貞有意禮 則之意 逸曰固堅植志也塞正言

貌也言美女內多廉耻弱顏易愧心志 堅固不可侵犯則塞然言中禮意者也 姱 苦 容脩態絢 旦 洞

房些 良曰姱好脩長絢竟洞深也 逸曰姱好貞也脩長也絢竟 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自姱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

竟於洞達 蛾眉曼 萬 目騰先些 翰曰曼長目騰視自 滿房室也 蛾眉曼 萬 目騰先些 騰發也 逸曰曼

澤也目曼澤時目騰然視精光騰馳騁感人也 靡顏膩理遺 好目曼澤時目騰然視精光騰馳騁感人也 靡顏膩理遺

視聯綿 此 離樹脩幕侍君之間 些 顏容脂緻身軀美滑中心聯脉 離樹脩幕侍君之間 開 些

時竊視安詳諦志不可動也 離樹脩幕侍君之間 開 些 良曰離別脩長也又令美人於離宮別館長幕之內侍君而閑靜

逸曰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閑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觀長幕 之中侍君閒 離樹脩幕侍君之間 開 些

靜而宴游 離樹脩幕侍君之間 開 些 離飾憐帳之高 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 銑曰以翡翠為帷帳也

堂以樂君也 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 向曰沙版謂以丹 王飾于屋梁 逸曰紅赤白也沙丹沙也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 聖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王之梁五采分別 仰

王飾于屋梁 逸曰紅赤白也沙丹沙也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 聖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王之梁五采分別 仰

聖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王之梁五采分別 仰

仰







鴻鵠此一向曰鵠鵠也以酢漿烹鵠鳥以為羹鵠又用膏煎鴻鵠使肥美也逸曰鵠小鵠也鴻鵠也鵠鵠也言復以酢

醬烹鵠為羹小鵠鵠鵠煎鵠雞臠各鵠以規厲而不爽些

鵠曰厲烈爽敗也露雞露棲雞也鵠大鵠也又以為鵠其味辛烈而不過敗也逸曰露雞露棲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臠鵠大鵠也楚

人名羹曰羹言乃復烹露棲之肥鵠舉粉女蜜餌有餌張

皇此一以蜜和米麴熬煎作粉糗黍作餌又有美餚眾味甘

也具瑤漿蜜勺酌實羽觴些良曰瑤漿玉漿也勺和也實

逸曰瑤玉也勺沾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觥也挫卧糟凍飲

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口挫卧糟凍飲

耐甯清涼些一銑曰挫捉槽酒滓也逸曰凍冰也耐醇酒也言盛夏則

為覆感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也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向曰華酌謂置華於酒中既陳此味又有瓊玉之漿逸曰歸來

酌酒升也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歸來

逸本更有反故室敬而無妨些一孫敬養而無妨害也逸

歸來二字反故室敬而無妨些一孫敬養而無妨害也逸

曰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有著未通女樂羅些

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

濟曰有肉羞進也言肴膳既進賓主之情未通則女樂口羅列於前

逸曰魚肉為肴羞進也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殷勤未通

則女樂陳鍾按鼓造新歌些一良曰按猶擊也逸曰按徐

列堂下陳鍾按鼓造新歌些一也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

鼓造為新曲之涉江採菱發陽楊字荷些一銑曰涉江採

歌與眾絕異也荷些一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入湖

也取菱菱發揚荷葉喻屈原皆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美

人既醉朱顏酡些一向曰酡醉色逸曰朱赤也酡著也

好嬉一逸本作嬉字光眇視目曾波些一戲樂光彩橫出眇然遠視

目若水波逸曰嬉戲也眇眇也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願望娛

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眇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一濟曰文謂錦繡也纖謂羅縠也麗美

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人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麗誠獨恠奇也

長髮曼曼鬢鬢豐

陸離些一良曰曼澤也鬢鬢也鬢陸離美色也逸曰鬢好色也



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鬚滑澤其狀豔美儀自陸離而難形也

六齊為容儀起為鄭國之舞逸曰齊同也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

也祗而若交竿撫案下些向曰祗衣襟也言無人迴轉其節而徐行也逸曰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袂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

田鳴鼓些吹竿彈瑟又損擊鼓以進八音為之節也宮庭震

蕩發激楚些逸曰激楚聲也言衆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

吳歎俞蔡謳秦大呂些逸曰吳蔡國名也歎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舜

律聲和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斑其相

紛些向曰士女相樂放陳其冠纓印綬班然相亂不拘禮節逸

而不分別也組纓也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印綬班然相亂不可整理也

鄭衛妖玩來

雜陳些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則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遺妖

玩好女來雜則激楚之結吉獨秀先些良曰激楚也結頭

俱坐而陳列之也女工於服飾其髻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而先進於前逸曰秀

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故秀異獨前而先

也菀菀蔽象基有六博逸本作些良曰又作六博之進

六著行立基故謂之六博矣逸曰菀菀蔽王著也名授

菀菀今之箭囊也投六著行基故為六博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博

為基妙且好也分曹竝進迺相迫些逸曰曹耦也言務

適亦迫也言分曹列耦竝進技巧投箸行基轉相逼迫

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竝進者謂竝用射禮進之成鳧逸本

字而牟呼五白些向曰倍勝為牟言基也鳧當成於牟又呼

博齒也言已基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

基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晉制犀比費白日

此如白日之光貴光白逸曰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者也費光

角也言晉國工作博基箸比集犀角以為飾

角以為飾飾投之鰾然如日光鏗耕鍾搖虞舉楔八梓



瑟些銑曰鏗擊也虞懸鍾格言擊鍾則搖動其格與撫也以梓木為瑟也逸曰鏗撞也搖動也與鼓也言衆賓既集簿以相

樂堂下復鳴太鍾左右歌吟鼓琴瑟娛酒不廢沈日夜些向曰言日夜娛樂

逸曰娛樂也言雖以酒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沉湎以忘憂也或曰娛酒不發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堪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

晝夜以酒相樂也蘭膏明燭華銓錯些翰曰言以蘭膏取其香也華謂有光華又琢錯

銓使精好逸曰言銓錯盡離結撰至思蘭芳假額些濟

琢錯鏤飾設以禽獸有英華蘭芳喻賢人也假至也言我能撰深心以思賢人賢人當至逸曰

撰猶博也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蘭芳以喻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

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良曰極盡賦聚也賢人盡

逸曰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與已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耐飲有既字盡歡樂先故

些銑曰言飲酒作樂所以歡欣者是則用樂君先祖及故舊也逸

曰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

人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亂

曰獻歲發春兮汨筆吾南征些向曰獻進也汨疾也言

歲進春發萬牧遂性疾

吾見放而南行也此亦代原為辭逸曰征行也言歲始菰綠

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含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菰綠

煩齊葉兮白芷生些翰曰菰蘋草名其葉始齊白芷香草名

時菰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欲生懷路貫廬江兮左

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長薄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

行故言倚沼畦瀛兮遙望博良曰倚立也沼池也畦猶

左者也行入池澤區之閒遠望平博逸曰瀛池中楚人名澤中曰瀛遙

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此官屬駕駟馬或言已嘗與君俱獵於

也逸曰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為駟也齊同也言屈原嘗

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懸火

延起兮玄顏烝向曰懸火懸燈也言從君夜獵懸燈林之中

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天使黑色也步及驟處兮誘

騁先翰曰言獵時有徒步有走驟者有處止者已獨馳騁為先導



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

分以圍獸已獨馳騁為君先導也音旋濟曰抑止也若順也言止馳驚者使順通獵車引車右轉以遮禽獸還轉也逸曰驚馳也還轉也言抑止馳驚者順通共獲引車

右轉以與王趨夢兮課後先良曰楚人名草中為夢言與遊獸也

獵者後至先至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鄧公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

夢澤之中課第羣君王親發兮憚青兕徐姊反說曰發兕獸名時君王親射青兕懼其不能制我佐君殺之言昔時嘗侍從今遭放奔益自傷也逸曰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

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也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向

朱明日也言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逸曰承續也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

蘭被徑兮斯路漸子廉反翰曰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處山野而君不用亦將殘害矣逸曰皇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米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

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墮顛也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音風濟曰言江水浸

潤楓木使之鬱茂自傷不蒙君惠而見放逐不如水之得所矣逸曰湛湛水貌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得其所也

或曰水旁林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良曰春時草短目窮千里益傷其心逸曰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條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

愁思之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銑曰欲使原復歸于郢故言江南逸曰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嶮岨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招隱士一首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

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傷屈原與隱處山澤無異作招

隱之賦以章其志逸曰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招隱士一首

劉安

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

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傷屈原與隱處山澤無異作招

隱之賦以章其志逸曰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翰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竄在草澤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遠

去朝廷而

偃蹇連卷

權

兮枝相繚

居休切濟曰桂樹之美貌亦喻原之美行

逸曰容貞美好德茂盛也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山輔賢君相幹也

山氣嶺

孔力從孔側

良曰龍從雲氣貌

逸曰岑

石嵯峨

良曰嵯峨高貌

逸曰

谷嶺

仕

嚴兮

阻隘也問呼雅切寫千軌切嶺間窵險

水增

波

波

逸曰涌躍也

援狄

余

群嘯兮虎豹嘯

胡高切銑曰嘯聲也

於中與比爲偶也

援狄

救

群嘯兮虎豹嘯

也言山谷之中幽深峻阻非君子之所處援狄虎豹非賢者之偶也

也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留於此以待明君

王孫游兮不歸

逸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山木遠望愁也便

王孫游兮不歸

旋中野立踟躕也

春草生兮萋萋

動也違背舊

土棄室家也

春草生兮萋萋

動也違背舊

春草生兮萋萋

動也違背舊

也歲暮兮

良曰歲暮喻老也

不自聊

良曰不自聊心煩

憂也

煩亂常

蟋蟀鳴兮

良曰蟋蟀夏蟬

秋秋

良曰秋秋聲也

悲嘯也

塊

烏

兮軋

翰曰雲霧暗也

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

淹留兮

向曰心淹留者絕望

洞荒

上

忽

罔兮

音勿

徬

音勿

慄

虎豹穴

銑曰既危苦又進虎豹之穴

欽

欽

薄

深林兮

刺棘也

人上慄

向曰慄戰也

綺

礧

冰

硯

魚委逸本作硯硯磴硯

阜

樹輪相糾兮

蒲

飢

音委逸曰作樹輪相糾兮

疎枝葉盤紆貌輪橫枝也

青莎新

逸本作

樹兮

煩

靡

日

鹿

麋

加



5  
30  
44

騰或倚

銑曰白鹿麕鹿皆獸名騰倚猶走住逸曰衆禽竝遊走住殊異

狀貌崦嵫兮

峨峨

向曰崦嵫我頭角高貌逸曰頭角甚殊

淒淒兮

淒淒兮淒淒淒淒毛衣潤貌

逸曰淒淒淒淒

獼猴

今

熊羆

逸曰百獸皆具也

慕類兮

以悲

獸猶慕倚類而悲哀故奔獨處實難為心也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非君子所處也欲使原歸於郢

逸曰哀已不遇也

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兇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

攀援桂枝兮

逸曰配託香木誓同志也

聊淹留

逸曰踟躕徘徊待明時也

虎豹闢兮

逸曰殘賊之獸忽急怒也

羆咆

蒲交切濟曰咆聲也逸曰貪殺之獸跳梁吼也

禽獸駭兮

良曰駭驚也逸曰雉兔之羣驚奔

走

亡其曹

良曰曹耦也務述山中不可居而使原歸也逸曰違離鄉黨失羣偶也

王孫兮歸

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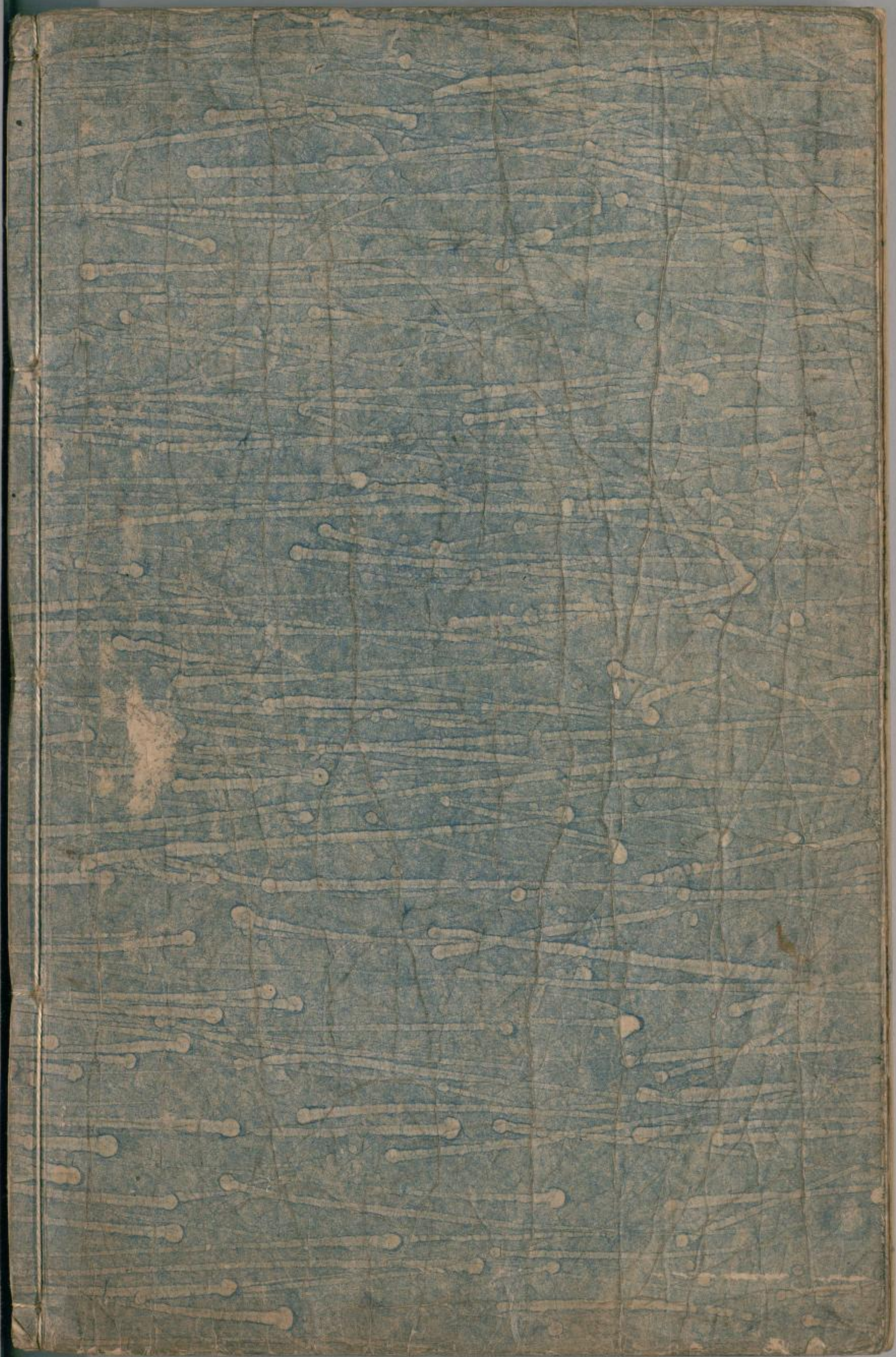
逸曰旋反舊邑入故宇也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逸曰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